

南夷書

行人張洪謨

雲南古西南夷漢昆明國昔有五色雲氣見趙州
時蒙氏建國於大理在趙州南遂以為國號今天
理有雲南縣是也蒙氏致祚於段氏更國號曰大
理元世祖以親王統兵征伐道吐蕃畧地南中而
段氏所居地倚點蒼山以為固前臨洱河表裡環
抱段氏築兩閔於險隘名曰龍首龍尾元兵不攻
其閔乃潛行點蒼山後扳援而上下瞰國中段氏

驚潰遂降徙其治於昆明仍其舊號曰雲南世祖
入繼大統分王其支子為雲南王以其地近華陽
黑水之域又改封為梁王而諸夷叛服不常羈縻
者四十餘年號令不能及其人乃以賽典赤為雲
南行省平章賽公初下車接見無虛日雖以一壺
漿至必笑而納之更厚其酬答由是遠近翕然俱
來賽公度其可與語乃告其民曰吾欲分爾耕貸
爾牛種耒耜篋笠之具度畝收若干夷曰可得稻
二石曰輸官幾何夷曰半之公曰太重後將不堪
其牛種耒耜之具不復再給牛死買牛具斲脩具
一家衣食所須半豈能給夷曰然則三之一賽公
曰爾雖克供懼爾子孫弗繼也後之代我者必欲
盈其數則上下相惡矣吾與約爾毋我違畝輸米
二斗其勿逋夷大悅或請曰租甚輕惟道里遠弗
克致奈何賽公又詢其地之所宜宜馬則入馬宜
牛則入牛并與米直相當不產牛馬入以銀今之
糧折牛馬糧折銀是也賽公卒追封咸陽王祠于
學宮之傍民甚思之繼賽公者不能遵其軌度建

昌越嶺皆叛元兵屢出輒敗還時有脫歡普花者坐脫脫親屬左遷雲南省左右司郎中乃宣言曰夷易耳惜我位卑不能用衆也梁王聞之乃假脫歡平章以行至則諸叛悉平遂承制拜平章累功封梁國公洪武四年天兵平四川馳檄諭之使即降否則移師南指梁王方游憩於五華寺得檄召梁公曰敵人之言未足深信中國初定未遑遠畧此時以虛聲恐我即欲來當潛師遠襲不宜使人豫為之備也吾聞四川不守貴州建昌相繼折入則雲南孤立無與其為後日之憂乎可使人因貴州降者覘其虛實以為後圖乃令羅羅小鎮撫為貴州圍人牽馬獻其小鎮撫者頗黠慧能夷書凡經過城邑守備皆詳志之稍能言中國經制之畧歸以告王召梁公計之公拊髀曰事去矣王及臣俱老矣當修貢稱藩得全首領歸地不敢謀後嗣也梁王以其說迂不果來獻未幾梁公歿王亦卒嗣王立司徒荅里麻秉政時國朝遣儒臣王子充為國信使問以不世見之故荅里麻留之適韃

韃使從西番來問何故與中國相通遂殺子充始
絕意於朝獻矣是年有白氣從東方起直掃西南
梁王以問威楚路知事某此何祥也知事密以兵
形告且曰必亡惟偷旦夕之歡耳王以錢若干賜
之曰與爾取酒暫歡也既而 天兵討之實洪武
十四年秋七月也命別將以舟師由蜀江浙流而
上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王為
左副將軍西平侯木英為右副將軍率大軍從貴
州入號三十七萬初梁王聞舟師來命右丞率境
內羅羅聚重兵於烏撒以扼吾師別命右丞觀音
奴覘貴州陸路 有無觀音奴遇永昌侯於普
安遂納款密受約束以歸報曰漢兵自蜀江來貴
州路不足慮也答里麻以為然遂不設備及大軍
至白水夷始奔告曰漢人至矣而控強被甲者皆
先生其俗辮髮垂後惟道士束髮在頂蓋呼道士
為先生也答里麻沈吟久之曰漢人何其多邪先
生且爾况大軍乎始部分為計將交水以拒守得
勝兵萬人始即壘吾之游騎已至答里麻蓋不知

也嘗夜欲食餽餽庖人啟門出汲守者呵之庖人
鞭守者而出既至河見隔水游騎成列乃驚仆遂
竊戰士馬馳還故未敗而雲南先擾時九月十一
日夜也翌日昧爽藍王兵至交水昏霧不見人乃
命銜枚從上游絕水而度即其壘始呼譟馳入斬
馘殆盡遂乘勝直抵雲南克之實九月十四日也
初鄭國公常茂見交水稻田中有乘馬者陷入泥
淖冀得其馬揮刃斫之其人呼曰我司徒平章也
遂擒之梁王保昆明池水寨以自固聞荅里麻敗
雲南失守窮蹙仰藥死其衆悉降惟烏撒羅羅聚
而不散連結各處土酋據險相應與雲南迤西諸
路皆不下於是征南將軍友德左副將軍王引兵
趨大理右副將軍英分兵還定烏撒留汝南侯梅
思祖戍守雲南夷人以為將輕師寡各懷異志暗
相連結同日俱叛董知州以安寧州叛羅次三泊
等處應之攝賽以東川叛芒部仁德府等處應之
共推高宣慰為盟主欲復梁王宗社悉衆來攻雲
南時城中資糧器械殆盡汝南侯欲弃城遁去度

不能全復嬰城固守戍兵鬻尸爨骨以供舖裹創
映琛以支敵乃夜縋劉摠旗出訪總兵所在求援
劉夜行晝伏得至烏撒見西平侯沐公言狀公遂
提兵西援遣人告雲南固守大軍且至其人夜聞
更鼓錯詣高宣慰營夷聞之宵遁城中見賊不出
以為有竒及見烏集其營始知遁去乃資其餘糧
以暫給既而沐公至人心始寧招降討叛軍威復
振出者因糧於敵居者為耕守計始以客為主也
西師所至皆迎降迺復叛友德軍于大理之龍
尾關扼險不得進夷人遺友德書以為南中之事
當師法諸葛武侯不留鎮兵而財用足求如孟獲
者立而去之又貽詩誚之曰當今天下平猶易自
古雲南守獨難友德命掾史陳觀為書報之曰武
侯以區區梁州之衆抗六州之師不留鎮兵力不
足也今以天下全力舉一方殘破之餘其勢不同
也吾陳於此欲待爾降不降則一麾而渡耳夷得
書不報遂鼓而進萬馬浮河渡而一騎先登夷人
圍之數百重騎振轡欲東夷併力東禦即躍馬向

西殺數十人少止復然夷人莫敢當其衝者遂突圍出出而復入既而諸騎畢登夷大崩潰遂克大理分兵徇鶴慶麗江景東蒙化皆下之金齒亦降乃班師詔立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分統典兵蒞民之職改諸路為府設官如內地立雲南左右前三衛於昆明立曲靖衛於昆明之東以接烏撒立臨安衛於建水州以鎮東里諸夷立楚雄衛於昆明之西為大理衛大理之北為珥海衛西為景東衛蒙化衛西南為金齒衛皆當百夷之衝時百夷未歸職方故特為之備焉近則立安寧楊林二千戶所在昆明東西百里之內凡九衛二千戶所以西平侯英總其師得調四川建昌貴州三都司軍馬以備緩急之援時叛亂之餘戍兵殘弊燹燹之民連被兵革殺傷甚衆餘皆鼠竄偷生不事耕獲人甚饑沐公乃大開屯田軍士秉耒耜者十七執器械者纔十三耳乃益發人充其數人益多始增戍於未附之地時越州土官龍海頑犷不率化乃立越州馬龍平夷普安陸涼五衛

環其地以逼之後徙者益多又立雲南中後二衛
木密閔易龍三千戶所二十一年百夷王思倫法
遣其酋刀思郎寇定邊縣衆十五萬西平侯沐公
率兵禦之選戰士得萬五千人與之對壘夷人驅
象以戰馬驚走不得成列公患之令其下曰誰與
我嘗象總旗劉安西奴請往時夷人隔水陳象激
其怒辨以恐吾衆安西奴以五人赴之斫一象鼻
而回被傷象反走餘象驚奔不可制夷人奪氣公
賚以白金百兩馬一疋承制拜百戶公喜曰吾知

破象之術矣以火攻之必克也又曰吾欲知其虛
實誰與我執夷人訊之一卒曰諾即渡水挾一人

以歸問其善鬪者為誰曰刀思郎所將皆悉刺也

夷人謂敵死
士為悉制

曰其居何所夷指平地象多者曰此

即其營又曰左右兩山夷雖衆然能戰者少也公
憫勞遣之乃命左衛指揮馬驥張左翼以攻其左
右衛指揮金仁張右翼以攻其右親率前衛指揮
張因等直赴刀思郎營火槍火箭一時俱發象驚
懼卻走自相蹂踐刀思郎大敗追及斬之左陳稍

却命掠陳者斫馬驥首驥赴敵死公揮兵救左翼
得全其師自是夷震懼不敢復出矣乃遣千戶郭
均美往諭期以明年大舉伐之思倫法懼遣使乞
降以其地為麓川宣慰司以思倫法為宣慰使思
倫法乞於麓川下加平緬二字從之時百夷欲侵
緬國以并其地 朝廷蓋不知也二十二年東川
土官攝賽復叛 朝廷命靖寧侯葉昇討之以雲
南都指揮使寧正為副率雲南兵以往昇至牛覽
江夷人拒險不得進昇夢神人告曰惟能可渡昇
寤求將校中名能者弗得忽自悟曰必都指揮瞿
能也時能分兵攻別種蠻急追至以所夢告之能
嘆曰誠易耳令軍中伐木造舟以給夷人乃潛於
上游縛捨為桴下載牛皮渾脫宵濟之夷不之覺
盡殺守江者以渡既踰險夷人相連結深溝高壘
自固聲言出降實無降意昇分遣邏卒要其往來
者殺之夷人聲勢不相屬力屈者先出降乃施降
者令轉相招致稍稍相繼出然彌山浸埜錯雜相
連不可受籠絡昇與能謀立柵塹為城郭植營表

為街衢移墟落市井於其間以相交易使夷得占地作家室命千戶張榮祖權署東川府事和輯降夷夷懼不肯入柵昇復遣人為盜竊取馬牛殺食之或舉其橐中裝夷訴之昇佯為求盜弗得諭入柵避盜夷稍稍居柵中昇慮反復欲揜殺之懼弗克乃令軍士入山伐木俾夷人丁壯者各負木赴軍壘營已屋先令軍中曰夷負木入壘即縛之塞其口必盡縛始懸白旗各壘旗盡懸聞信砲即盡殺之是日殺降者二萬餘人夷丁壯俱盡乃分係

老弱婦女盡取其金帛始旋師

張行人曰靖寧侯之殺降也豈不慘哉予戊

南蓋聞之千戶張榮祖云靖寧以殺降後四年坐黨與伏法瞿能亦及其子弟盡死鋒鏑之下天之報復不遠矣二子豈不知長平之事禍不旋踵碩肆然為之而不知懼無亦人欲勝而天理滅邪權家愛勝取鑒在斯

是歲廣夷者滿以情合兵叛同寇宜良西平侯以都指揮湯昭率兵禦之戒其勿戰以待東川兵至

指揮高彬見蠻人壓壘而陳言於昭曰見可而進
兵之令圖戰必克也昭止之不從彬出戰蠻敗走
追之昭閉營不出蠻見我兵無援悉衆圍彬且戰
且却得及浮橋以渡餘衆溺死者十七八報至雲
南大恐益發兵守浮橋既而東川兵至西平侯親
往擊之磔者滿以情而歸始立宜良守禦千戶所
去雲南九十里時叛者相次芟夷惟越州龍海未
下西平侯以術致之縛送京師其子阿資益肆凶
忿為普安越州患二十四年西平侯親往征之直

霖雨彌月士病溼腫弗克窮索還二十五年西平
侯沐公卒都司以聞 朝廷哀悼之追封黔寧王
謚昭靖祠於雲南初雲南既平以省庫銀萬兩賜
之王貯於布政司庫惟賞賚夷人得用至是存者
六千餘兩嗣子後軍都督春來迎父喪始輦歸詔
以雲南都指揮使寧正為右軍左都督僉都督馮
誠為右都督何福為左同知徐司馬為右同知以
繼西平之任未幾以其子春嗣侯爵來繼父任罷
寧正何福掌都司事馮誠出鎮大理設提刑按察

司二十六年誠賜死寧正入掌右軍都督府以食
都督瞿能同何福掌都司事始封 岷王於雲南
初黔寧以雲南益平乞封建同姓乃封靖江王於
大理尋以罪被徵黔寧 其地為夷漢所

服益不自安凡姬侍有所出即遣還京師請封建
益力故有是命乃立雲南左右中三護衛以雲南
後衛為廣南衛中衛為蘭滄衛二十七年冬西平
侯春將討叛酋阿資以其與各處土官交通兵至
則走匿致窮討弗獲乃徵各酋隨征令曰毋匿叛

人阿資違者族各酋既就徵恐及戒其地弗納阿
資既無所往乃散其衆入草莽分竄伺官軍過後
聚侯命分兵為千隊碁布絡繹若蒐雉兔然二十
八年春獲阿資烹之其地悉平二十九年蘭滄衛
指揮王佐言永寧州土官阿烏訴其下卜八如甲
率衆叛去乞加勦戮初卜八如甲與阿烏不相能
以其衆投入四川益井衛指揮皇甫霖以為慕義
求歸請以為土軍千戶都督何福以王佐之言為
然率兵誅之益井衛分兵守其地福并誅之遂以

其兵攻叛臣賈哈刺別寨其子白塔佯為無備請
降伺官軍食盡據險以扼其歸全軍覆沒皇甫霖
并其事以聞 詔切責何福俾討賈哈刺以贖罪
且命西平侯春都督能助之三十一年春二月師
至蘭滄衛賈哈刺以其衆詣都督徐凱降西平侯
乃移兵金齒為百夷聲援初百夷未附之時其王
思可法卒子幼弟代立是為思瓦法刑政不常田
游無度陶孟某弑之求思可法之子立是為思倫
法陶孟以其女妻之後被討伏誅思倫法德其立

已且憫其死遂舉其女於故妻之上號曰昭曩猶

國稱

惟其言是用夷俗新君立則土酋各獻其女

脩內列曩怙寵而妒凡一女進則誣其父以叛思
倫法輒徵而誅之并縊殺女棄尸麓川江中見者
憐其寃且憂及已相次以待死後徵木邦酋長刀
于孟不赴起兵伐之敗績刀于孟遂連結各處以
叛攻宣慰司拔之思倫法走金齒限潞江不得渡
棲於高良工山其屬虎都沙率騰衝府舊漢人為
之捍蔽使人來求援刀于孟亦因景東衛求自白

西平侯以聞 詔命三司議按察司以為毋勤兵
遠畧請弃之布政司請待其敝而乘之都司以為
彼既受命為宣慰窮而不恤則無思亂而不治則
無威當為拔出然後以兵納之 朝廷是都司議
令金齒衛遣人諭諸夷毋遏思倫法且命虎都沙
謹守騰衝府待援於是思倫法來歸刀于孟遣其
屬刀名孟攻騰衝益急四月我師至金齒欲遙為
聲援待追內地兵至至冬大舉虎都沙告急日再
至西平侯曰夷人恃炎瘴度漢兵不能救故并力

攻之若潛師遠襲出其不意亦一奇也乃命何福
瞿能率兵赴之至騰衝召虎都沙議討沙曰夷兵
在南甸者及五萬迫芒干寨而營者皆悉刺也其
酋長刀名孟殿其尾若分兵牽制芒干悉刺使不
得歸援直以精兵擊其尾則刀名孟可擒其衆不
戰而自潰矣夜四鼓軍士蓐食昧爽薄其營夷人
誅莽以及我兵縱火焚之夷兵潰追及刀名孟斬
之留數日夷不出乃還秋以西平侯春為征虜前
將軍都督福副之討木邦叛酋刀于孟 命下西

平侯卒何福以兵進與刀于孟戰于麓川擒之納思倫法以歸三十二年以黔寧王次子晟襲侯爵來涖是邦思倫法既復日益凋弊各處土酋聞今天子即位各欲致琛獻幣自遠而朝乃立孟養木邦皆為宣慰使司孟定孟璉各處皆為府其下者則為州又其下則為長官司錫以符節使其子孫世有其土毋相侵伐永樂四年緬甸宣慰使那羅塔令其酋邊住來獻孟養土貢銀七百五十兩蓋已殺孟養宣慰力木旦并其地來脩貢也初刀木旦為思倫法陶孟以女妻之生子三朋及思倫法為照也王以他女為昭曩刀木旦蓄怒未洩嘗率兵攻破金齒又欲并吞曼里值內官楊瑄給事中周讓招諭古剌往其處刀木旦說以招曼里遣人為之導乃揚言於曼里曰將招爾屬孟養必盡殺之曼里怒殺其導刀木旦遂執詞以伐之曼里以妻子質於緬乞援緬人據南的弄江斷孟養所來路運餉不通刀木旦卒飢欲解去曼里出擊之緬人要於路刀木旦全軍陷沒孟養立其子思鸞法

與其弟分貲不平其弟亡入緬緬人發兵送之殺
思鸞法虜其親 屬以歸未幾又殺其弟以酋長
西得撫其衆親得其地 天子命行人臣洪徃諭
之且索刀木旦子孫復立孟養那羅塔以刀木旦
首亂為辭曰彼加兵于我不得已而應之其子若
孫沒于亂兵故令西得暫撫 甚安不敢廢

職貢也行人詰之曰曼里本夷非緬屬類何云加
兵于爾 皆歸職方惟曼里深窳不出王法

所當討也孟養執言討之非首亂也爾不率職而
黨惡其罪均也况殺鄰境之宣慰乎爾欲 朝廷
置而弗問設爾之首殺他酋以并其地爾可弗問
乎行人之來欲以興滅繼絕者豈專為孟養哉爾
後日子孫亦蒙福利也爾不奉詔則使還而兵至
矣那羅塔大惧遣陶孟洛霞賚緬書方物赴 闕
待罪雖未即討而緬人知所自戢遠方小夷皆得
以自安也

張行人曰蠻俗雖陋而土酋世襲之制有古封
建之餘風植遺腹朝委裘之遺意酋死無子而

妻得以臨其民妻死女得以繼其母雖兇獷如
獰獸莫不稽顙伏地惟其命而生死之故蒙段
二姓據有其地各四五百年與中國漢唐宋相
終始非有商周之德以永年將以土有常尊人
有定主不可以移易也元世祖雖滅段氏叛亂
者四千餘年得賽典赤敷治夷始帖服末年其
俗殷富墟落之間牛馬成群仕宦者莖稻秣駒
割鮮飼犬滇池之魚人飫不食取以糞田物盛
則衰理固然也及

天兵壓境荅里麻來拒將驕卒惰故長驅以定其
地吏民按堵不動苟不猖獗叛亂雖至今其猶存
顧乃去安即危出生入死者豈非樂其故而重改
更邪然而力分於衆建故難合而易散又各處衛
所據服饒地扼吭以制其死命是以從化之速也
加以黔寧之嚴重故強梗者相次而讐服獨百夷
全據二十六部并力以自雄入寇景東攻陷金齒
於是定邊之舉欲以抗衡中國黔寧從容應之
殲其渠師夷始奪氣無復東畧乃移毒於下驕主

疲民兵法所忌况思倫法惟婦言是用不亡得乎
朝廷因其勢而分之非不幸也緬人不以思倫
法為鑒復肆貪并

天子命行人一出而大義凜然不待行師而已屈
服其心矣辭乎辭乎其義之先聲乎故君子不可
不慎也

南夷書

